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四

歷代六

五代

後唐明宗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臟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朱子曰周世宗規模雖大然性迫無甚寛大氣象做好事亦做教顯顯地都無些含洪之意亦是數短而然○晉悼公幼年聰慧似周世宗只是世宗却得太祖接續他做將去雖不是一家人以公天下言之畢竟是得人接續所做許多規模不枉却且如周武帝一時也自做得好只是後嗣便如此弱了後來雖得一箇隋文帝終是不甚濟事○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稹均田圖便慨然有意○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

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暦等事想見他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

馮道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讎無傷也荀彧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智如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卹人議已也則枉

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涑水司馬氏曰忠臣不二君賢女不二夫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彼馮道者存則何心以臨前代之民死則何面以見前代之君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然而尊官重祿老以沒齒何哉夫為國家者明理義獎忠良褒義烈誅姦回以厲群臣群臣猶愛死而忘其君況相印將節以寵叛臣其不能永享天命宜矣然庸愚之人往往猶稱其智蓋五代披攘人主歲易群臣失節比踵於朝因而譽之欲以自釋余恐後世以道所為為合於理

君臣之道將大壞矣臣而不臣雖云其智安所用哉

宋

太祖

元城劉氏曰太祖極好讀書每夜於寢殿中看歷代史或至夜分但人不知及口不言耳至與大臣論事時出一語往往盡利害之實又曰太祖既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群臣自趙普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曾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

宋祖聖模宏遠

日錢王陛辭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下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劄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淛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淛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既平則兩淛安歸乎此聖模之宏遠也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

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問藝祖平定天下如破竹而河東獨難取何耶以爲兵强則一時政事所爲皆有敗亡之勢不知何故如此曰這却本是他家底郭威乘其主幼而奪之劉氏遂據有并州若使柴氏得天下則劉氏必不服所以太祖以書諭之謂本與他無讎隙渠答云不忍劉氏之不血食也此其意可見矣被他辭直理順了所以難取

太宗 眞宗 仁宗

宋仁宗慈仁之效

朱子曰太宗眞宗之朝可以有爲而不爲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眞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神宗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説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眞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眞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欽宗

朱子曰欽宗勤儉慈仁出於天資當時親出詔答所論事理皆是但於臣下賢否邪正辨別不分明又無剛健勇决之操纔說著用兵便恐懼遂致播遷之禍輕言之使人痛心

孝宗

問或言孝宗於内殿置御屏書天下監司帥臣郡守姓名作揭貼于其上果否朱子曰有之孝宗是甚次第英武劉恭甫奏事便殿嘗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曰此刻木爲之者

上萬機之暇即御之以習鞍騎射故也○孝宗
小年極鈍高宗一日出對廷臣云夜來不得睡或
問何故云看小兒讀書念不得甚以為憂其人進
云帝王之學只要知興亡治亂初不在記誦上意
方少解後來却恁地聰明

寧宗

寧宗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旨特批逐之人方
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
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
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

朱子聞之有憂色

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不佳恐丞相久勞機務或欲均佚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

向敏中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一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蕭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今人何嘗

不動只得綫寫一卷便動又干他分甚事

楊億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入角磨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入角磨盤果安在哉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超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

文正公以天下爲己任

夫乃以爲不然遂刋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
疑亦堯夫所删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其謂呂
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
彼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
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已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
有匿怨之意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
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
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
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都不知乃翁心事正不
如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

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其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韓公可謂服義

韓琦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穎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旣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顧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歟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

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温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激撓後來温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温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

功於社稷

司馬光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迕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温公蓋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宮祠神宗大喜召登樞

溫公近於終條理

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
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
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他
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
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祚宋必
無此事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歸事
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
理者矣

呂公著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

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或曰未有大臣如介甫得君者曰介甫自知之甚求去自表於上曰忠不足取信事事待於自明使君臣之契果深而有是言乎○王介甫當初只是要行已志恐天下有異同故只去上心上把得定他人不能搖以是拒絶言路進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則是他已去不知今日却留下害事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百度

以至于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舃几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宣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爲

無誠意故也明道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
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乎
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陵闢
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爲趙氏禍乃爲萬世禍也司
馬温公嘗云人主之勢天下無能敵者或有過舉
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於此者把攬庶幾可回也
天子者天之子也今天變乃天怒也必有災禍或
可回也今乃教人主使不畏天變不法祖宗不卹

人言則何等事不可為也永卿曰此言為萬世禍
或有術可以絕此此言使不傳於後世乎曰安可絕
也此言一出天下人皆聞之不若著論明辯之曰
此乃禍天下後世之言雖聞之不可從也譬如毒
藥不可絕而神農與歷代名醫言之曰此乃毒藥
如何形色食之必殺人故後人見而識之必不合
也今乃絕之不以告人既不能絕而人誤食之死
矣

荊公論公

樂菴李氏曰荊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且執政時
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曰介

甫無他但執拗爾此言正中荊公之病可謂公論

或論荊公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朱子曰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問荊公節儉恬退素行亦好曰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間亦豈務滅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行然○問王介甫其心本欲救民後來弄壞者乃過誤致然曰不然正如醫者治病其心豈不欲活人却將砒霜與人喫及病者死却云我心本欲救其病死非我之罪可乎介甫之心固欲救人然其術足以殺人豈可謂非

其罪

南軒張氏曰王介甫執拗只是不曉事若是曉事言有當于吾心者當幡然而改矣

范純仁

堯夫寬大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其有量

君子於有過中求無過

慎重得大臣之體

如此

鄒浩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曾肇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宗澤　李綱

天下義莫大於君臣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修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駸駸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爲

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

李公一世偉人

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後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閒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汪伯彥　黄潛善

朱子曰舜舉十六相誅四凶如此方恰好兩邊方停匀後世都不然惟小人得志耳方天下無事之時則端人正士行義謹飭之士爲小人排擯不能一日安于朝廷遷竄貶謫及擾攘多故之秋所謂忠

臣義士者犯水火蹈白刃以捐其軀而小人者平世固是他享富貴及亂世亦是他獨寛縱橫顛倒無非是他得志之日君子者常不幸而小人者常幸也如汪黄在高宗初年爲宰相後來寓廣中正中原多故之日却是好好送他去廣中避盗及事稍定依舊取他出來爲官高宗初啟中興而此等人爲宰相如何有恢復之望在維楊時番人兵矢簇在胸前了他猶自不管世間有此愚人

趙鼎

或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如何朱子曰看他做

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
和議使當國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
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
秦檜之樣草草地和了後來秦㴱意智乃以不合
沮撓和議爲詞貶之却十分选箇好題目與他閙
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
事亦有不強人意處○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
已然當時不滿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
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
趙丞相鎭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於秦公

不遠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熹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凡有關白黙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五峯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西山眞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爲典屬國賜

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媿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庭其褒表忠義皆可爲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霍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爲公卿爾而公方違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是公之不幸視子卿爲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也

張浚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用○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爲之意也是當時可共

事之人少然亦不可如此天下事未有不與人共
而能濟者○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
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爲
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曰便是如此
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也若
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
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
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
可用者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
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懇趙忠簡是時

趙爲相折彦質爲樞密折助之請樞密院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之大怒遂趣回劉光世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董其軍及安老爲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爲將都弄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復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其觀之必竟魏公

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爲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
掉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因言
諸將驕横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
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爲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
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
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
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
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上乃
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
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召公還愼勿違上意

韓再三嘆息以爲可惜又云旣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卽日爲歸計魏遂渡淮兀术聞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卽日起離矣兀术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乗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术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巳乃得免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闒茸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

直是忠勇故也

秦檜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之嘗爲密教翟公巽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于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

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

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遍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爲贐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秦老倡和議以誤國挾虜勢以邀君終使彝倫斁壞遺親後君此其罪之大者至於戮及元老賊害忠良攘人之功以爲已有又不與也

胡銓

諫書與日月爭光

子韶人物甚偉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庵大節極好嘗見其諫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李椿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誠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直敷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嶷然有守泊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而中夷易

忠厚之風聞於天下

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悉主於厚本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矯厲爲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四聖百年受命之

創主規模自別

聖賢事業未易到

日而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之綱紀故能如此蓋創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熈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行所學者然夷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掞等可謂奮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

四人為百代殊絶人物

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絶之人物則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illegible]
卷六十四
三

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五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

人君當明其道

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巳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体則聰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物恕巳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巳則其道狹矣○古之聖主所以能化姦宄爲善

聖人無棄物

艮綏仇敵爲臣子者由棄之絶也苟無含弘之道而與巳異者一皆棄絶之不幾於棄天下以讎君子乎故聖人無棄棄物王者重絶人

涑水司馬氏曰天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巳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

君道以求諫為先務

臺諫以公議為主

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智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

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沖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寵臣下智有時乎困則彼不爲用矣○問或謂人主之權當自主持是否曰不爲臣下奪其威柄此固是也書稱湯曰用人惟已而孟子亦曰見賢焉然後用之則人君之權豈可爲人所分然孟子之論用人去人殺人雖不聽左右諸大夫之毁譽亦不聽國人之公因國人之公是非吾從而察之必有見焉而後行如此則權常在我矣若初無所見姑信已意爲之亦必終爲人所惑不能固執矣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眞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

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夫惟正不可得而欺欺則不容於誅矣豈不約而易守哉○鼂錯有言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

親事此本刑名之言也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
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
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
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林賢者各引其類豈不易
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
若爲上而親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
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
於介冑爪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
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

天道至大至正

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可
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
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
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
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
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

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
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
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下而享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

人君不可頃刻忘君天下之心

天下有三大

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

心一天下一

大幾有四

大法有三

下為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

天下有二難

人心服而天下安

天下之臣有三

於袵席偏信則昬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止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

義理群生之性

而行之　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

人君納諫之本

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閑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財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

天子至尊無上

師以道之教訓有傳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熾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旅賁勇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位宁有官師之典門屏之間謂之宁倚几有訓誦之諫工師所誦之諫書之於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爲書太史君舉則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御瞽幾聲之上下幾猶察其樂不幸
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捄
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
心無爲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
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作謀思之
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
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邇無不服傳說
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
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憪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

勝言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由禮義使之

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内○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

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古先聖王所以立師傅之官設賓友之位置諫諍之職凡以先後縱臾左右維持惟恐此心頃刻之間或失其正而已原其所以然者誠以天下之本在是一有不正則天下萬事將無一物得其正者故不得而不謹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

正心為天下萬事之本

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盖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

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中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内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

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群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

人主當務聰明之實

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

聖人欲人全此理

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
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
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
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
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
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
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
于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
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
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

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爲這一箇道理

人主通天下為一身

南軒張氏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爲一身若紂則爲獨夫矣○漢武謂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旣是多欲豈可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西山眞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扑而教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懲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媿則天爲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虎

尾如蹈春冰如恫瘝乃身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
位太史奉諱工師誦詩御瞽幾聲巫史後先卜筮
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
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頑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
一事不戒懼也蟲飛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而
路寢聽政日中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絜
奉粢盛然後卽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
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
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而自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

人主養壽命之源

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自秦人蕩滅古制爲人上者深居穆清而受事於婦寺出令於房闥四方文書非暬御之臣不得上聞千數百年以來相尋一轍於是宦官外戚女寵嬖倖代操政柄人主僅擁虛器以寄于民上其接士大夫不過視朝數刻之外凡以傷生伐性者畢陳於前豈惟湮政事之原抑以傷壽命之本身不得康嗣不得蕃凡以是耳

魯齋許氏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

師必寻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
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寻之可安
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
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
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
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
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
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
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
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巳之要可以終

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曰
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平日之
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
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
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一鄉
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
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之大兆民
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
酢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
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

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
而無所持循徒汩没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况因
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
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
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
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
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
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
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
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

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
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
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
以脩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
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人君處億
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
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耶人君惟無
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
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
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詐之使喜本無怒也激

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强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爲人君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盛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德故能上順天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無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仁義人主之術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爲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朱子曰修德之實在乎去人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

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寛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念玆在玆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士剛明忠直能直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汚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虚明廣大平正中和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

聖王以敬為修身立政之本

凡所欲爲無不如志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爲脩身立政之本故伊尹告太甲曰嗣王祗厥身念哉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周公之戒成王一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二則曰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三則曰克自抑畏四則曰皇自敬德而名公之誥一則曰嗚呼柰何弗敬二則曰王其疾敬德三則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四則曰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伊周名公皆古聖賢而所以啓迪其君者如出一口又考之書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之所以征有苗也箴

侮五行怠棄三正啓之所以伐有扈也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武王之所以誅獨夫受也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狂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由判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强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愽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泛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强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誠之

爲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乎眞實而不雜以虛僞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是也何謂不息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也此三者有一之未至焉則去聖遠矣姑舉其緊言之實奢而文之以儉實暴而掩之以仁所樂者諛佞而外爲納諫之名所愛者姦邪而謬爲敬賢之貌此妄也非誠也修飾於大庭廣衆之中而放肆於深宮燕閑之地矯揉於俎近君子之際而發

露於昵比小人之時此欺也非誠也敬畏未幾而慢忽繼之儉約未幾而侈泰隨之勤怠之靡常而暴寒之不一凡此者皆非誠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其應之速也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言其實之易彰也苟意念少差則觀感立異豈不甚可畏哉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

聖人經世大法

人王之學惟當務爲急

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

旣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旣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

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爲首云○歷觀前古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考之立政之書其言常伯常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同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夫僕臣正厥后克正左右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旦夕承弼然後起居出入無違禮也發號施令無不善也後世不復知此以謂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夫此一端而已苟只如是而足則能文宮人

可以備勸講知書內侍可以充輔導又何必置官設職求賢德之士哉自古帝王才質鮮不過人完德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勢位使之然也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

與木石居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爲聖其學必有在矣

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攷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

寸亂矣何以成帝王之業乎

致堂胡氏曰古之人君既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於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修命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莫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畋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器有箴圖有規藝有諫夫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溺焉者如此夜而寢息則又

有雞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為先讀史以唐書為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為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

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主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一以正心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絶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

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

勿肅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顔淵旣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旣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

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
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
以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幾是以
日用之間内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
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
帝王之學雖與章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
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
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
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
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

言平淡之眞味而徒爲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塗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其效至於治亂安危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念之間而已舜禹相傳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正謂此也○

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爲萬物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爲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乎人類之上以覆冒而子畜之

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聖賢觀之惟
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爲能履此位當此
責而無媿若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
如堯舜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
而固執能克己而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
之全體而卒亦造夫堯舜之域以爲億兆之父母
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未嘗不同
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誠能於日
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
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名大臣切

廟治道俾陳要急之務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洽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效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

人主出治之本

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于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儆日聞謟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淸義理爲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爲出治之本非徒琱鎪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愼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巳時憂危暇豫

獨可以行王道

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謂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之行王道蓋功夫有間斷故也以太宗之英明猶於此不能進兩漢文帝光武敬慎終身然聖學不足以成就之惜哉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峯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

大本正可以保国一天下

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非言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

孝昭不忘先王之意

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先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循必取於孝弟傅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厠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循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疏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

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魯齋許氏曰有家有國所以立適嗣無所爭者出於無爲而分定故也如走兎在野人競逐之積兎在市過而不顧此之謂分定

君臣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此舜臯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

則業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

君臣萬化之原

亦曰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汩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朱子曰君臣之際權不可略重纔重則無君且如漢末天下唯知有曹氏而已魏末唯知有司馬氏而已魯當莊僖之際也得箇季友整理一番其後季氏遂執其權歷三四世魯君之勢全無了但有一季氏而已葉賀孫問也是合下君臣之間其識慮不遠曰然所以聖人垂戒謂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這箇事體初間只爭些小到後來全然只有一邊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常常戒謹恐懼詩稱文王之盛於後便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

般驗命不易此處甚多○問忠只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只於事君上說忠字曰父子兄弟夫婦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之人便自易得苟且故須於此說忠却是就不足處說如莊子說命也義也天下之大戒看這說君臣自是有不得已意思○問君臣父子同是天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曰離畔也只是庶民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云是好文公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

衆人直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
來臣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
之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
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冊
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畢公
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艾廢也

臣道

程子曰臣之於君竭其忠誠致其才力用否在君而

已不可阿諛逢迎以求君之厚已也○事君者知
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
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
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
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
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
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
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
自已出人惟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
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刂

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之也亦其次歟○臣賢於君則輔君以所不能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孔明之於劉禪是也臣不及君則贊助之而已○剛健之臣事柔弱之君而不爲矯飾之行者鮮矣夫上下之交不誠而以僞也其能久相有乎○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恩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下之断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周

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爾周公至於七年何也曰三年謂嗣王居憂之時也七年爲成王幼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固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illegible]

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來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爲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

近臣守和

張子曰近臣守和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君子不無委曲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為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為邪以邪為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

人君其尊如天

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于燕室初夜乃寢次日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

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慾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勉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慾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夫水源濁則流汙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懇夫

逢君之惡者爲病其源也○事功出於臣下效智
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曰此君之德非臣所能也
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僞乎盖道固當然非僞也
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無成有終
謂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
然後下得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
九二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爲衆之主專制其事
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非已無因而致者也是
故智如良平不恃帷幄爲謀主則滅秦梟羽之事
何以效畧如英衛不授鈇鉞制閫外則征伐四克

周公未嘗取賞

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退讓沖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夫矜伐生於氣盈貪戀生於氣歉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大勳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勳勞自居既以翦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須度量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食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衆建親賢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勳勞而未嘗取賞其明矣故曰以

士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

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者盈而歉之謂歟○忠賢之於事有所不可亦陳其正理開悟君心而已聽否雖仲尼孟子不能必其說之行也苟必其說之行將用智任術與小人無異矣故曰若夫成功則天也

五峯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

武帝臣賢獨一人

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旨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

近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與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

宰相以得士為功

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今之仕宦不能盡心盡職者是無那先其事而後其食底心○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牵於内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

伊尹任天下之重

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堯舜心便愧恥民有不獲是爲己辜眞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且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猶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某於世間無所愛惡亦無所

報君愛民所當為耳

享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為耳

象山陸氏曰古人所以不屑屑於間政適人而必務有以格君心者蓋君心未格則一邪黜一邪登一弊去一弊興如循環然何以窮已及君心既格則規模趨鄉有若燕越邪正是非有若蒼素大明既升群陰畢伏是瑣瑣者亦何足汚人牙頰間哉

勉齋黄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懈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眞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

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動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姦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己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憸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己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

忠臣藥石之戒

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姬之惑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蠱媚也乃至於是者由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為功故也有志愛君者其可不以周公為法以管仲趙武為戒哉

覺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于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于已使人知恩威出于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尤可玩索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十六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爲治修刑罰以齊衆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治則有爲治之因亂必有致亂之因在人而已矣○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

聖人能使天下順治

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爲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者聖人因一時之利而利焉者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合而後遂天下國家至於事爲之末所以不遂者由不合也所以不合者由有間也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聖王之所必去也○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

善為政者必重民力

聖人為戒必以方盛之時

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矣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敬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

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爲天下安可求近効才計校著利害便不是○王者高拱於穆淸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修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

先王以道治天下

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未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寧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

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
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又嘗與客語為政曰甚
矣小人之無行也牛壯食其力老則屠之客曰不
得不然也牛老不可用屠之猶得半牛之價復稱
貸以買壯者不爾則廢耕矣且安得芻粟養無用
之牛乎曰爾之言知計利而不知義者也為政之
本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
有也水旱螟蝗之災皆不善之致也○天下之事
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
必變惟聖人為能通其變於未窮使其不至於極

堯舜時也〇三代忠質文其因時之尚然也夏近
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
之以文非道有弊也後世不守故浸而成弊雖不
可以一二事觀之大槩可知如堯舜禹之相繼其
文章氣象亦自小異也〇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
氣不同故器用亦異宜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
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
及已蓋當是時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
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
代爲治者終苟道也〇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

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既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於三代歟○三代而後有聖王者作必四三王而立制矣或曰夫子云三重既備人事盡矣而可四乎曰三王之治以宜乎今之世則四王之道也若夫建亥爲正則事之悖繆者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

内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秦爲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爲惠心方能行徒法不能以自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爲政於天下

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咈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咈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書曰德惟善政孔子曰爲政以德雖道德而爲政事非先王之政事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爲政也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也有德禮則刑政在其中矣○政者正也王中心

無爲以守至正而天下從之〇或謂經綸天下須有方法亦須才氣運轉得行曰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効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如書堯典序言克明俊德以至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法度蓋未及也而其効已臻黎民於變時雍然後乃命羲和以欽若昊天之事然則法度雖不可廢豈所宜先〇正心一事自人未嘗深知之

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効觀後世治天下者皆未
嘗識此然此亦惟聖人力做得徹蓋心有所忿懥
恐懼好樂憂患一毫少差卽不得其正自非聖人
必須有不正處然有意乎此者隨其淺深必有見
効但不如聖人之効著耳○為政要得厲威嚴使
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
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
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
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
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

耳然寛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寛不妨程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趨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

上蔡謝氏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親親而尊尊所謂民彛也爲政之道保民而已不然人類幾何其不相噬嚙也

五峯胡氏曰造車於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於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姸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下之於上德不待聲色而後化人之於其類不待聲色而後從禍福於善惡不待聲色而後應詩云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事成則極極則變物盈

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於變
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義而理
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
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尚賢
使民知勸教不能使民不爭明善惡之歸如日月
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於欲而陷於惡故孔子覩
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
民比屋可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夫
人目於五色耳於五聲口於五味其性固然非外
來也聖人固其性而道之由於至善故民之化之

也易○馬牛人畜也御之失道則奮其角踶雖有猛士莫之敢攖得其道則三尺童子用之周旋無不如志焉天下分裂兆民離散欲以一之固有其方患在人不仁雖與言而不入也○井法行然後愚智可擇學無濫士野無濫農人才各得其所而游手鮮矣君臨卿卿臨大夫大夫臨士士臨農與工商所受有分制多寡均而無貧苦者矣人皆受地世世守之無交易之侵牟也無交易之侵牟則無爭奪之訟獄無爭奪之訟獄則刑罰省而民安刑罰省而民安則禮樂修而和氣應矣○養民性

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惟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於九職兵起於鄉遂學校起於鄉行士選於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天下之

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内有李林甫之姦則外有祿山之亂内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延平李氏曰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

元城劉氏曰嘗考禮記春夏月令以謂無聚大衆無置城郭掩骼埋胔毋起土功有以見聖人奉順陰陽取法天地力役之事不奪農時行道之墐亦順生氣是以風雨時若災害不生天人和同上下交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

奏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揺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旣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

天下萬事有大根本

泰其或賦政違道役使過中人力疲勞養氣搖動則國有水旱之變民罹疾疫之災此繼天奉元之君所以夙夜恭敬而不敢忽也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

天下萬事本於一心

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捄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故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

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
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便是説著明於天
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
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
事求可功求成吾以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
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
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
顧弗察而已矣○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
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
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

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
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
急而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
○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實在
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
之本則又在夫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已矣
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蓋謂此也○治道
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志必求諸非道道如何會不治道引

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直是如此○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利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

下愚亦莫知以爲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猷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陟罰臧否之柄當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吾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

和臣不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
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
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四海
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
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
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
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
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
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
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

人主大公至正之心

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

二子之言明白深切

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奐丹艧雖未覺其有
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
持矣苟非斷自聖志洗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
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
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
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
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
深切非虛語者○天下豈有兼行正道邪術雜用
君子小人而可以有為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

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君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〇欲整頓一時之弊譬如常洗瀚不濟事須是善洗者一一拆洗乃不枉了庶幾有益〇爲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則所更一事未成必鬨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〇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相却

是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墻壁爾與其不遵以梗

吾治邑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覆實稽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政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寛濟之曲禮謂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爲寛則非也○或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

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
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
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
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
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
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
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
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
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

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巳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

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名犬戎之禍而詩人剌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變肉刑爲鞭笞而末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潛室陳氏曰

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業寅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様以為守法之地耳

西山眞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寛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寛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寛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如其盡於此也夫人之所知也吾何庸思且世之能是者亦衆矣抑何其合於聖賢者寡也嗚呼吾

患不能存吾心焉爾吾之心存則藴之爲仁義發之爲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爲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並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於是乎與天不相似矣盍亦反其本而觀之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顙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使勿

失養之亡以害則天理渾然隨感輙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寛而寛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嘗觀古今之變大抵盛衰强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誠使國勢尊安人心豫附運掉伸縮惟所欲爲以之治財則財可豐以之治兵則兵可强其機易回而其事易察也惟吾之所恃者國勢也而操持不定無以遏其

是吾之所恃者人心也而繫屬不加無以保其固百度搶攘衆志渙散天下之患方悵然未知底丘之地雖兵財之晝日討月究何益哉○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歛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玆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螟螣也

鶴山魏氏曰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閒豈無明君令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衿而肘見治之形常浮於亂之意則亦未

天下國家有大規摹

子產孔明定論

明乎紀綱而已矣

覺齋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既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況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

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內主甚堅日戛月摩周還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

奢儉形影之類

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也是之謂規摹

禮樂

程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絕民之欲而強人以不能也所以防其欲戒其侈而使之入道也○礼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奢自文至儉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

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自不同故所處不得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禮者因人情者也人情之所宜則義也三年之服禮之至義

禮樂得性情之正

之盡也○禮樂大矣然於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樂隨風氣至節則極備若堯之湛水方割四凶未去和有未至也至舜以聖繼聖洽之極和之至故節爲備○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一有之數字）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

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爲非也又如制禮以小
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
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
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
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敘天秩
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
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
象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爲禮也學者有專以禮出
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爲外而
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

學　且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知禮學○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卓至有坐到起不識動

者主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
便安也○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
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
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
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
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
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
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禮但去其不可者
其他取力能爲之者○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
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

當有漸於不可知者步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强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已而物正也○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

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絃絶正與天地相應方蠶吐絲木之氣極盛之時商金之氣衰如言律中太簇律中林鍾於此盛則彼必衰方春木當盛却金氣不衰便是不和不與天地之氣相應

五峯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大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著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禮卽理也但謂之理則疑若未有形迹之可言制而爲禮則有品節文章之可見矣人事如五者固皆可見其大槩之

所宜然到禮上方見其威儀法則之詳也○問冠昏之禮如欲行之當須使冠昏之人易曉其言乃爲有益如三加之辭出門之戒若只以古語告之彼將謂何曰只以今之俗語告之使之易曉乃佳○禮時爲大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巳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亡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回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

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臨死教人去不要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

六經之道同歸

漢時如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人自傳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一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踈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

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古者太子生則太

師吹管以度其聲看合甚律及長其聲音高下皆要中律○今之士大夫問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要之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今人都不識樂器不聞其聲故不通其義如古人尚識鍾鼓然後以鍾鼓爲樂如孔子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今人鍾鼓已自不識○音律只是氣人亦只是氣故相關○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夾鍾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自黃鍾至仲呂

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中和禮樂之本

北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一闕禮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樂只是箇和樂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然此意何自而見須於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帛寓之於籩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外本末相副方成

禮樂○禮樂亦不是判然二物不相干涉禮只是箇序樂只是箇和纔有序便順而和失序便乖戾而不和如父子夫婦兄弟所以相戕相賊相怨相仇如彼其不和者都先緣無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禮無親義序別便如此○禮樂無所不在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何離得如盜賊至無道亦須上下有統屬此便是禮底意纔有統屬便自相聽從自相和睦這便是樂底意又如行路人兩箇同行纔有箇長少次序長先少後便相和順而無爭其所以有爭鬭之心皆緣是無箇少長之

序先自亂了安得有和順底意○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迂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眞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闕一不可

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於上地卑於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即制之所由起蓋禮主乎別故也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主乎和故也所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霆風雨寒暑之類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地間道理一定而不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之相易雨露霜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爲旱陰太勝則溢而爲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生而不成禮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

聖人合內外之道

須用有樂有樂須用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粗本末亦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和此即是禮中之樂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節此即是樂中之禮朱文公謂嚴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在有禮

鶴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魯齋許氏曰凡天倫如父子兄弟夫婦長幼禮應如法不可妄意增損簡易者略之細密者道之皆非也禮者人事之儀則天理之節文聖人之於儀則

節文乃所以當然者不可易也○禮只是箇敬之節文不可令人後來有悔心亦不可使已有悔心故曰已辭者猶可受已與者不可奪饋獻亦然○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於中發之為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為鐘鼓之鏗鏘也小雅盡廢四夷交侵禮壞樂崩不能固結人心人心無所係屬元氣虛隙邪氣乘之以入三百篇古樂章也與後世樂章大異尤以見古人敦本業厚人倫念念在是未嘗流於邪僻也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禮樂廢故

也

宗廟

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立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大廟周七廟今按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

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
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
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礼守
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礼有
守祧之宫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
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
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
者不毁之名也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
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毁
而遷其主于昭之宗
曾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
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爲昭
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次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
而於主祭者爲曾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
室蓋於主祭者爲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
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爲高祖其近廟於主

祭者為祖也主祭者[illegible]謂予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毁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毁也見穀梁傳及注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毁廟之主藏於太祖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曲礼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為太祖不窋為昭鞠陶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

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宫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考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官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爲陵寢之號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

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群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没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爼而隂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考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

垣乃為近古但其禮本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
以議之如李清臣所謂略于七廟之室而為祠於
佛老之側不為木主而為神象不為禘祫烝嘗之
祀而行一酌奠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
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
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
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
年只三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
後世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謚法又謂謚乃天下之公義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説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遠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乎武之廟也○昭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中間始祖太廟門向南兩邊分昭穆周家則自王季以上之主皆祧

于后稷始祖之夾室自成王昭王以下則隨昭穆遞遷于昭穆之首廟而止如周則文王爲穆之首廟凡新崩者祔廟則看昭穆但昭則從昭穆則從穆不交互兩邊也又云諸廟皆有夾室○問廟主自西而列何所據曰此也不是古禮如古時一代只奉之於一廟如后稷爲始封之廟文王自有文王之廟武王自有武王之廟不曾混雜共一廟○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墻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

一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廟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而以右爲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爲定也○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臨川吳氏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

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
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所在而支子不得與
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
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
替也

一書而以右爲上自可據看伊川之說亦無明據
宋祧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廟貌亦是一世
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
一廟[illegible]之法而一世一廟之制亦不能盡[illegible]
[illegible]人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不[illegible]

性理大全書卷之六十七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

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為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為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為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凡大宗與小宗皆不在廟數○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為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為之古人有花樹韋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

娶之類更須相與為礼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為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尽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国家〇夫所謂宗者

以巳之旁親兄弟來宗巳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巳非巳宗於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獨宗子之爲士爲庶人亦然○宗子之母在不爲宗子之妻服非也宗子之妻與宗子共事宗廟之祭者豈可夫婦異服故宗子雖母在亦當爲宗子之妻服也東酌犧象西酌罍尊須夫婦共事豈可母子共事也未娶而死則難立後爲其無母也如不得已須當立後又須幷其妻母與之

大不得已也未娶而死有妾之子則自是妾母也
○古所謂支子不祭也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
已支子雖不得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
不異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之但不別
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
雖不與祭情亦可安

朱子曰宗子法雖宗子庶子孫死亦許其子孫別立
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立適以
爲後故父爲長子權其重者若然今大宗之礼廢
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

不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者不必然也父爲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礼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北溪陳氏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爲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

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睿絕亦皆一類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蓋姓出於上世聖人之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後有賜姓匿姓者又皆混雜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爲憑須擇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祖不至失祀今世多有以女子之子爲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賈充以外孫韓謐

爲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

潛室陳氏曰宗法爲諸子之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殽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且始封之君其適子襲封則庶子爲大夫大夫不得以禰諸侯故自別爲大夫之祖是謂別子爲祖也別子之適子則爲大宗使繼其祖之所自出從此直下適子世爲大宗合族同宗之是謂繼別爲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以禰別子却待其

子繼之而自別爲禰繼禰者遂爲小宗凡小宗之適子服屬未盡常爲小宗凡小宗之庶子又別爲禰而其適子又各爲小宗兄弟同宗之謂繼禰爲小宗是也大宗是始祖正派下雖其後支分派別皆同宗此祖則合族皆服齊衰九月初不以親屬近遠論是爲百世不遷之宗小宗是禰正派下親盡則絶如繼禰者親兄弟宗之爲之服朞繼祖者則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大功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爲之服小功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爲之服緦自此以後代常遷一代是爲五世則遷之宗

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禀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禀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歟

謚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其君而能致天下於大治者

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焉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於朝廷而至要莫先於謚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謚於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為也

涑水司馬氏荅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

所未至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
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
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
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
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
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
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
聞弟子復為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
為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嘆不得視猶子也君
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

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和靖尹氏曰諡法最公以成周之時其子孫自以幽厲赧爲諡此孝子慈孫所不能改也文王只用箇文字武王只用箇武字大小大公

五峯胡氏曰昔周公作諡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唯其私而已是

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爲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若生不能正既亡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不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孝臣子不忍爲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於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

變者罷侯置守是也柳子厚論曰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

人者死必末其嗣而秦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列士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

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走扶傷而不暇
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
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時則有
叛国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
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
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失不在於州而在
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
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脩其
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
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
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
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
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
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
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
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国制其守宰不制
其侯王侯王雖乱不可變也国人雖病不可除也
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勤兵而夷之耳
大逆未彰奸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

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觀汲黯之簡靖拜之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之得而行明讁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耽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平漢事然也今国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害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

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已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張子曰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已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是建大國其勢不能相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

大莫不有法

五峯胡氏曰封建之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脩之天下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脩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脩而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亡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文王武王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

帝王公天下大端大本

聖人法天而不私已

之不王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二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命法天而不私已盡制而不曲防分天下之地以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其力諸侯報其功天子享其德此天下之分也○郡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説則專

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封建只是歷代循襲勢不容已柳子厚亦說得是賈生謂樹國必相疑之勢甚然封建後來自然有尾大不掉之勢成周盛時能得幾時到春秋列國强盛周之勢亦浸微矣後來到戰國

東西周分治赧王但寄於西周公耳雖是聖人法
豈有無弊○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爲得曰論治
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
以天下爲已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
此所以爲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
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或論郡縣封建
之弊曰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無弊之法其要只
在得人若是箇人則法雖不善亦占分數多了若
非其人則有善法亦何益於事且如說郡縣不如
封建若封建非其人且是世世相繼不能得他去

如郡縣非其人卻只三兩年任滿便去忽然換得好底來亦無定范太史唐鑑議論大率皆歸於得人某初嫌他恁地說後來思之只得如此說○或問胡五峰論封建井田數事以質疑曰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强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

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大藩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僩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繩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曰那箇雖教無人柰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

○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說百里如何不同曰孟子說恐是夏商之制孟子不詳考亦只說

嘗聞其略也若夏商時諸處廣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併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蓋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兼數圻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過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來不

如此不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來使所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少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

學校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有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

生民之道以教為本

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穉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古者家有塾黨有庠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詠歌諷誦無非禮義之言今也上無所學而民風日以偷薄父子兄弟惟知以利相與耳以古所習如彼欲不善得乎以今所習如此欲其善得乎○生民之道以教為本故古者

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旣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於朝良善成風於下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後世不知爲治之本不善其心而驅之以力法令嚴於上而教不明於下民放僻而入於罪然後從而刑之噫是可以美周俗而成善治乎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蓋民有是身則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離有是心則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離也是以聖王之教因其固有還以導之使不忘乎其初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固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於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於無遠之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

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

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脩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天生斯人而予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所謂民彝者也惟其氣質之稟不能一於純秀之會是以欲動情勝則或以陷溺而不自知焉古先聖王爲是之故立學校以教其民而其爲教必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際使之敬恭朝夕脩其孝弟忠信而無違也然後從

而教之格物致知以盡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
自家及國而達之天下者蓋無二理其匡直輔翼
優柔漸漬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亂
其倫而後已焉此二帝三王之盛所以化行俗美
黎民醇厚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古者聖王設
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
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
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
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

先王政事之本

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

徐騶蕭葦以捍其衡流

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騶蕭葦以捍其衡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

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

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

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
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
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
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
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彛得於其
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宜者此先王之所以教
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
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
計亦與古人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

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總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言而知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徒又論之

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才之大小蓋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脩其身而已非有求於君也身脩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義興行人材衆多風俗醇厚至於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

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由而達考之

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第猶勤勤於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於師辨之於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蔽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於道聖人憂之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眞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數故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何大司徒所須之三物也士生

斯時不待舍去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婣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又皆因性牖民而納諸至善之域禮籥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盥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魯齋許氏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様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雖得之何益於用上下相待其弊如此欲使生靈蒙福其可得乎先王設學校後世亦設學校但不知先王何爲而設也上所以教人人所以爲學皆本於天理民彝無他教也無異學也○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司徒之職教以人倫而已凡不本於人倫皆非所以爲教樹之君以立

政謹此教也作之師以立教教以此也先王皆本於人心之所固有不強以其所無有故人易從而風俗美非後世所謂學所謂教也文公小事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者起必須取法

臨川吳氏曰古者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有鄉學鄉大夫主之須教法于州黨族閭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射于學而尚功五百家之黨則黨正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于學而尚齒雖二十五家之閭巷口亦有塾閭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教

此所以教成俗善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在商王高宗之初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得傅説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和羮惟鹽梅其相須倚賴之如是此聖人任輔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

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諛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

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爾君子弗願處也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

之或失其人治亂所繫此人君所以難之也○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

涑水司馬氏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爲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夫天下之賢固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古之爲相者則不然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衆曰賢矣已雖不知其詳姑用之待其無功然後退之有功則進之所舉得其人則賞之非其人

則罰之進退賞罰皆衆人所共然也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苟推是心以行之又何遺賢曠官之足病哉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於用人君子進則治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於九重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姦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於此○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輕重在執政論

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與賢者衆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

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蓋甘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僞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茍患失之隂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蔕固牢莫可破則其爲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

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每讀至此未甞不掩卷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爲是衆之所惡覆以爲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國君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其見善而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爲戒乎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

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疇咨僉諧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已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負多由於此二者矣○自古君子易疏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而戚於不見知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也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薦人當不問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

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於堂阼之上突奥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愽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諒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寘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奸其間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求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以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人君察於

此理而不敢以一毫私意鑿於其間則其心廓然大公儼然至正泰然行其所無事而坐收百官衆職之成功一或反是則爲人欲私意之病其偏黨反側黯闇猜嫌固日擾擾乎方寸之間而姦僞讒慝叢脞眩瞀又將有不可勝言者此亦理之必然也○尋常之人將欲屬人以一至微至細之事猶必先爲規模使其盡善然後所屬之人有所持循而不失吾之所以屬之之意况有天下者將以天下至大之事屬之於人而不先爲盡善可守之規以授之乎○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

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猶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

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其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

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
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
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
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
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寧便謂此等人
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
輕名義之人以爲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
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
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
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

不幸而益著其忠義之節以天寶之亂觀之其將相
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
於殺身滅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
邑人主不識其面目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
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
何至眞爲伏節死義之舉哉○自古君子小人雜
居並用非此勝彼卽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
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
二小人雜於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爲患況
居侍從之列乎況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

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己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己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繆寸寸而度之至

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槩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於是人必納之於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林處之於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嘗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

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於朝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也

西山真氏曰易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謂之泰泰者通而治也君子在外小人在內則謂之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小人並於天地間不能使之無也但當區處得宜使有德者布列朝廷有才者奔走任事於外如此則治矣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

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

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回互隱伏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某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於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名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

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
趦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
利期近効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
尸位素餐徒費廩禄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
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
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
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
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
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誣毀多方以陷
之將免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

其澤邪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
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
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材只
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
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
以為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
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
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賓于四門納于大麓
歷試諸難使天下之人共知之四岳十二牧共推

之君不出於堯之意也然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

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

已意憲宗淮蔡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於朝矣況

大於此者乎○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

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其言卑辭誘人入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諂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諫為恭以訐為公以

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

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

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

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也如宇文化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妒賢疾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

孰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
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從曰知人而
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於用人之
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
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爲先務用既得人則
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行之以善人行善政其
於爲治也何有

臨川吴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
人心司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
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

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
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
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
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